

云中岳新武侠小说作品集

云中岳
白雲山房

江漢屠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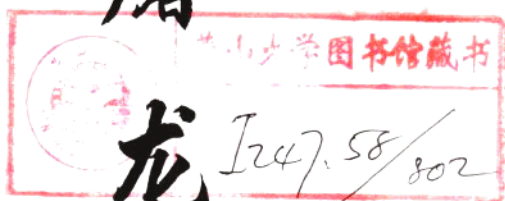
(台灣)云中岳 著



云中岳新武侠小说作品集

江汉屠龙

学府书店



(台湾)云中岳 著



0390870

江 汉 屠 龙

(上、下册)

(台湾)云中岳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大华印刷厂印刷装订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9 印张 450 千字

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~5000 册

ISBN7-6484-0192-1
(上、下)册 定价:31.80 元

一个。”

魅剑三绝一阵娇笑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国华问。

“我哥哥发誓要获得天下第一剑的荣衔，我那嫂子嗤之以鼻，不以为然，她就不服气，因此两人不时拔剑较量，半真半假相当热闹，有时也打出真火。”

“结果怎样？”

“我那嫂子从来就没赢过。在江湖行走期间，我那嫂子也从来没打过一次漂亮的仗。她那两手臭剑术。不客气地说，难登大雅之堂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千真万确。”

“好，咱们走着瞧，假使在生死关头，你有幸看到令嫂因保命而大发雌威，你千万不要大惊小怪。”

“你的意思……”

“令兄决不是她的敌手，你也差了一大截。”

“什么？你……”

“我说的是最保守的估计，夸张些，令尊狂龙威震天下，未必能胜得了她。”

“胡说八道。”

“信不信由你。喂！你可以转过头来了，说不定我要跑啦！”

“你跑不掉的，这小猎屋没有后门，小窗已扣牢了，唯一的出路是这座门。这种木垒的墙，决不怕有人能破壁飞去，人毕竟是人，不是可变化的妖怪。”

“真的呀？”

“自从你出现在门口的一刹那，你已经注定了要跟我跑一趟地守营。不是我夸口，你插翅难飞，倍不信？”

除了木柴燃烧的毕剥声，不见国华回答。

“你怎么不说话？”魅剑三绝追问。

仍然没有声息。

三个女人虽说转身向外，不好意思转头看一个赤裸的大男人，但为了提防意外，不时用眼角的余光，暗中监视在火边烤衣的人影。

国华穿了内衣裤，她们是知道的，当然不可能看得真切，仅看到一个依稀可辨的人影。

魅剑三绝忍不住了，猛然扭头转身。

“噢！他……他他……”她骇然惊呼。

国华不见了，一根木柴插在地上，上面接着国华的玄狐外袄，水气蒸腾，这玩意是不易烤干的。

眼角余光通常靠不住，真会误将这个接张起来的外袄，看成一个人。

小屋四壁萧条，屋无长物，哪有地方藏人？

“人呢？”一位侍女惊呼。

唯一的小窗仅一尺见方，即使不扣死，也不可能钻出去，除非是一个三岁小娃娃。

她们守在门角，不可能有人进出而不被发现。

“到外面搜。”第二名侍女，扭身拉门向外一窜，反应甚快。

三个女人在急怒之下，行动未免显得冲动鲁莽，假使人已经出去了，还能追得上吗？人在屋子里尚且无法可施，出去了更不用说了。

结果不问可知，空山寂寂，鬼影俱无，附近古木参天，怪崖奇石猿蹲虎踞，三个人想搜也力不从心。

她们最后回到猎屋前，你看我我看你发愣。

“这怎么可能呢？”魅剑三绝终于说话了。

“他是个鬼。”一位侍女惊然地说。

“胡说八道。”魅剑三绝顿脚说。

“要不，他会五行遁术。”一位侍女苦笑。

“不管怎样，我们是栽了。”魅剑三绝沮丧极了：“光天化日

之下，狭窄的小屋之中，一个人从我们三个绝顶高手眼前逃掉了。”

“小姐不该让他烤衣的。”侍女低声埋怨。“难道让他穿着湿衣走，还没进城他就会冻僵了。”魅剑三绝为自己分辨：“应该说，我们太大意了。哼！我不甘心。”

“小姐，我们到别处去碰碰运气。”

“好昭，下次碰上他，哼！”

三人离开猎屋不足面步，后面传来一阵哈哈大笑。

“姑娘们，怎么一声不吭就走啦？”笑声过后，传来国华的叫喊：“真不够意思，等我一等好不好？”

三女不约而同，转身向猎屋飞奔；因为叫喊声是从猎屋传来的。

飞琼二三十步，树林不再挡住视线，可以看清猎屋的全貌。

国华站在猎屋，提着那件尚未烤干的狐裘，笑容可掬，像碰上老朋友那么喜悦。

“你们走了也不把火灭了，失火怎办？”国华继续说：“可知你们这些人，从来就不为别人打算，这种习惯实在要不得。”

三女飞掠而至，立即把他围住了。

“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没有走。”魅剑三绝冒火地叫：“你刚才躲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躲？我没躲呀，我不是好好地就在屋子里吗？你瞧，我的狐裘还是暖的呢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姑娘，你发怒似乎不怎么美丽了。千万别动辄生气，美丽的女人生气老得快。你瞧绷紧了眼，眼角的笑纹会提早出现的。”国华嘻皮笑脸，神情轻松得很。

“你是有意作弄我。”魅剑三绝真恼了。

“天地良心，我说的可是肺腑之言。”

你这……这……”

“我说我是花拳张奎，所以我说的也就是张奎所说的话，粗俗平易，很人口吻不带机心。如果是王一鸣，就不会说这种话，至少也该文雅含蓄……”

“住口！不管你是谁，我要……”

“要押我回城守营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抱歉，我没空。这样吧，改天怎么样？”

“由你不得。”

“我想，你要拉拉扯扯了。美丽高贵的千金小姐拉男人，不知道是怎么拉的？你拉吧，我……噢！厉害！”

魅剑三绝纤手一伸，无数指影瞬即及体，像是百十只手，排山倒海似的向他集中抓拿。

三绝之一：玉女摘星手，不出则已，出则手到擒来，号称武林一绝的绝技。

可是，国华仅一扭一退，便在指尖前溜走了，身法似乎并不快，但妙到极至，洒脱从容，不带丝毫火气，指尖就是以毫厘之差及不了身。

他的背部，恰好暴露在一名侍女的面前。

侍女也是了不起的高手，早就严阵以待，一看机会来了，不假思索地戟指点向他的督脉筋缩穴，下手相当歹毒，存心给他吃苦头。

人影一晃，淡淡虚影连闪两次。

“哎呀……；侍女骇极惊叫，丰满的胴体飞升而起，手舞足蹈脚向上翻，凌空向对面的魅剑三绝飞掇面下，半空中控制不住身形，可知必定是受到了禁制，是被人凌空摔飞的。

短剑三绝大吃一掠，急切里伸手相接。

“小姐小心！”另一名侍女惊呼，一跃而上。

国华鬼魅似的到了魅剑三绝的身侧，轻薄地在那吹弹得破红艳艳的脸颊上摸了一把。

“你……”魅剑三绝惊叫，一掌反挥。

碎玉掌，潜劲可伤人于八尺内，可破内家气功，挨一下必定骨碎内裂，十分可怕，也是三绝的一绝。

长笑声震耳，国华已远出两文外去了。

“你是个还不算狠毒的姑娘。”他将狐裘甩上肩头：“今天到此为止。下次见面，为敌为友就看你的了，毕竟你我曾经和和气气，和平相处过一些时辰。”

魅剑三绝又羞又恼，一声龙吟，拔剑出鞘。“我决不放过你！”魅剑三绝娇叱，剑芒疾射，飞扑而上。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再见，姑娘，小心别闪了小腰儿，蹬断了小蛮靴……”

他一面掠走一面说笑，速度快得不可思议，不但将纵跃如飞的短剑三绝轻易地摆脱，而且冉冉而去，有若电射星飞。

无影刀这阵子真是霉运当头，接二连三碰钉子，一面再死里逃生，吃足了苦头。

如果他聪明，早该远走高飞，逃得越远越好：另找地方躲起来，或者重新做剃头或混饭糊口。

他不聪明，所以注定了要多灾多难。

他沿吴彭岭的小径北行，脚下蹒跚，用一根竹杖助步，走一步喘口气，脸色愈来愈难看。

身上所受到的扑打伤并不严重，但走起路来可就痛得受不了了。

他不能躲起来养伤，他必须前往聚会处与国华会合，虽然他知道走狗满山，处处危机步步生险。

以目下的情势来说，他连一个二流高手也应付不了。

后面传来了唢呐声，糟！是不是后面有人追来了？

他脚下一紧，强忍身上的痛楚，奔过一处枯草满地的山坡，奔人前面山腰的树林。

一阵奇痛袭来，他感到双脚发软，再也支持不住了，全身的骨肉快要崩散啦！

他还不算笨，离开小径，往路右的林木深处一钻，谢谢天！这一带的树林枯草高与人齐，加上树林校牙低重，平时连野兽也不愿往里钻，可真是藏身最好的地方，先躲一躲再说。

前面也传来唿哨声。很不妙，前后都有人。

在山区里，他无影刀只有两个朋友：鬼刨张道和张奎。这些用唿哨声呼应的人，决不是他的朋友。

他匿伏在树下的核草荆棘中，透过草隙，可以看到小径上模糊的人影，心中感到紧张，手心冒着冷汗，忘了身上的痛楚。

从北面来的人共有四名，他只认识一个：流云刨客钟千里，中州三剑容的第一剑。

“这该死的王八蛋！”他心中咒骂。

先前芝兰秀士所率领的两个向他递剑，就是另两位剑客千幻剑和烈火剑。如在乎时，中州三刺客岂奈他何？现在，他连一个剑客也抵挡不住。

后面追来的人也出现了，是芝兰秀士和千幻剑烈火剑三个混帐东西。

他心中暗暗叫苦，怎么这样巧？两批人就在他入林藏身的附近会合，老天爷未免真会开玩笑。

“噢！钟兄。”千幻剑大声问：“可曾看到无影刀那老狗？”

“无影刀沈广？”流云剑客摇头：“我是听到这一面的唿哨声赶来的，还不知你们发生了何处变故呢！你们是……”

“别提了，咱们栽了。”芝兰秀士恨恨地说：“本来把无影刀沈老匹夫摆布得魂断命丧的，没料到平空钻出一个见不得人的混帐东西，居然抽冷子攻了在下几剑，扮鼠辈溜之大吉。咱们三人追了半天，竟然让人逃掉了。“不久之前，咱们看到无影刀的背影出现在这条山径上，所以追下来了，为免被他免脱，因此发讯号通知下面的人现身阻拦。难道说，诸位没发现有人来了来？”

“没有。”流云剑客摇头：“汪老弟，真是无影刀那老鬼？”

“错不了。”芝兰秀士坚决地说：“虽然咱们发现他时相距尚远，但衣着与背影的确是他，在下不会走眼。罗兄与东方兄也看清是他。”

“那么，只有一个可能。”流云剑客开始用目光向两侧搜视。

“躲起来了？在这附近？”芝兰秀士醒悟。

“不错。”

“唔！对，老匹夫精明狡猾，可能已发现被咱们追赶，躲起来大有可能。”

“他本来就是怕死鬼，一躲就是好几年。”千幻剑大声说，声震山林。

“不但是怕死鬼，而且是十足的鼠辈，只会躲躲藏藏。”烈火剑说得更大声，打出了分头樱的手式。

无影刀恨得真咬牙，这几个混帐东西在用激将法，激他出去拼老命。如果他不曾受伤，真会跳出去……

如果他不曾受伤，也不会躲起来，即使怕他们人多，也可以全力逃走，恐怕早就逃出两三里外了，山深林密，任何方向皆可脱身。

七子人两面一分，开始左右伸展，相距各约三十步左右，然后分别进入路两侧的树林。

除了芝兰秀士之外，其他六个人皆拔剑在手，小心翼翼逐步探进，锐利的目光，仔细寻找有否可疑的人兽走动遗痕。

一个皮风帽戴得低低的人，掩口不曾掀起的人，露出一双充血的大牛眼，正沿无影力钻人的路线右方约十步左右，小心地一步步探索而进，伸剑拨草丝毫不敢大意。

“这老匹夫脚下似乎有点不便。”不远处的芝兰秀士大声向同伴招呼：“但手上的功夫仍然不弱，诸位必须留意他的无形刀，小心别让他出其不意扑近身边，就可以慢慢摆布他了。”

强敌渐近，无影刀感到手中的问路杖有颤动的景象，原来是

手上本能地用了劲。

“我无影刀真是虎落平阳。”他心中慨叹：“生有时，死有地，我不能做倔夫，我必须挺身出去，和他们拼个你死我活。”

他一咬牙，正待长身而起。

蓦地，他听到左后方传出轻微的草动声。

前面，搜索的人终于看出无影刀走动时所留下的痕迹，大牛眼中露出更为警觉的神色，急步斜移，到了痕迹可见效，眼中出现喜色。

“这里有人走动的痕迹。”这人亮声高叫。

“必须小心，韩兄。”右方卅余步外搜索的人发出呼应：“不可操之地急，等我一等。”

这时，距无影刀藏身的地方，仅有十四大步，只消循迹往前急跟几步，便可以发现草中的无影刀了。

“兄弟还没将老匹夫放在眼下呢。”韩兄傲然地说：“他的无影刀只能吓唬三流江湖混混，浪得虚名的过气老

配，没有什么可怕的。”

声落，剑向前拨草，循迹急进。

无影刀忍无可忍，反正是躲不掉，拼啦！

竹杖一伸，他挺身而出。

这瞬间，他眼角瞥见左后方有奇快的物体）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高速，凌空划空而过。

他看出是人影，一个快得令他心寒的，难以分辨的人影，快得令他这个武林怪杰骇然变色大吃一惊。

韩兄早怀戒心，人影在斜前方暴起。立即发觉了，但一看扑来的速度，身法，也骇然一震，大惊失色，知道碰上了极为可怕的人物，本能地张口狂叫。

嘴一张，喊声还在喉间，一块小石突然破口贯人。劲道相当可怕，不但堵住了咽喉，也打得齿落喉破。

人影扑落，有如饿鹰自长空俯冲疾落，双脚端落胸口，双爪

扣住肩颈，压力如山，重重地跌落在草丛内，登时喉破颈折，胸腔内陷。

人影再起，一闪即至。

无影刀大喜过望，张口欲呼。

“咱们走，噤声。”来人一把架住他的手膀：“先离开险境再说。”

他感到全身一轻，对方架住了他，似乎已将他的身躯带离地面，但听草声簌簌，两起落便远出六七丈外去了，速度骇人听闻。

两人坐在一处小山脊上的大树下，对面的小山上，芝兰秀士一群人，正在发狂般穷搜，发誓要替死去的韩兄报仇，搜出凶手来偿命。

“小老弟，你来得真巧。”无影刀失声长叹：“再晚来片刻，你就见不到我了。”

“我是赶往会合处找你的，恰好踢在芝兰秀士三个家伙身后，他们看到了你，我也看到了，所以绕山越野赶到前面来。”国华沮丧地说：“我那位女伴定失了，我得设法去找她。沈老哥，你的事办得怎样了？”

“一事无成，我看到了八极瘟神，神剑张道，”

“结果如何？”

“我无影刀成了瘟神。”

“我们得不到任何帮助了？”

“是的。也许，老花子天涯怪乞还可以一试。”

“不必了，那老花子对与他无关的事毫不热衷，找他也是枉然。

“小老弟……”

“我们得靠自己了，老哥。”国华苦笑：“你我已成了众矢之的，孤军奋斗吉少凶多，似乎大事去矣！”

“小兄弟，你害怕了吗？”

“我不能害怕。”国华语气坚决。

“不打算放弃？”

“决不，我还能承认失败。”

“好，算我一份，至少，咱们有两个人。”

“谢谢老哥。哦！你怎么如此狼狈？”

无影刀将与芝兰秀士碰头，挨了一剑的经过一千说了，对芝兰秀士剑上的造诣，余悸犹在。

“那个黑影救了我，并非是可怜我，而是另有企图。”无影刀接着将被戴头罩黑袍人痛打的事一一说了，最后说：“小老弟，那怪人说你是狂龙的密探，老哥当然不会相信，但他说你在凌云燕的床上，此事当真？”

“半点不假。”国华笑笑说。

“相信你一定有正当的理由。”

“是的，本来我打算从妖女口中，探出范大嫂母子的消息，没想到美男计因一个蒙面黑袍人的出现而落空，最后我并没和凌云燕上床，良知与自尊阻止我这么做，所以我悄然走了。”

“小兄弟，你的决定是对的。”无影刀说：“向一个女人施展骗局，毕竟是可耻的事。

“老哥，昨晚我碰上的黑袍人，一定是老哥你所碰上的是同一个人，一个神秘的怪人。可以断定的是，他不是狂龙的人。”

“很可能，但，他要我杀你……”

“因为他杀不了我。”他将与黑袍人交手，丢失女伴的经过说了。

“这么说来，这人完全了解你我之间的事了。”

“是的，而且，他了直就隐身在暗处，侦伺你我的举动，对庐山的地势非常的熟悉，所以能估计你我的行踪。”“说不定他就在咱们附近某一处，注视着你我的一举一动，进行他计算咱们的阴谋。”

“唔！可能。”无影刀余悸犹在，惶然四顾。

“老哥你醒来之后，便往这条路上来了？”

“是的。小老弟，你认为那怪人一定跟来了？”

“可能的。他逼你杀我，不会轻易放过你的。”

“你能对付得了他？”

“可以，但得防备他用暗器偷袭。”

“咱们不要再分散，在一起或许可以让他有所顾忌，也可以互相照顾。唉！咱们是四面楚歌，真不是人过的日子，真他娘的混蛋。”

“唔！那些人不死心，往这一面小山嫂过来了。”国华向山脚下一指：“好像又增加两个人，八个了。”

“小老弟，咱们的情势恶劣得很。”无影刀说。

“还不算恶劣。”

“他们的人愈来愈多。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如不剪除羽翼，把他们各个攻破，咱们的敌人将如蜂集蚁聚。”

“唔！有此可能。”

“小老弟意下如何？”

“各个击破？”

“对，也叫杀鸡撤猴。”无影刀咬牙说：“这些混帐东西，假仁假义藉口行侠，来帮助狂龙缉拿逆犯，其实却是为追求名利而来，追求名利是需要付出代价的，他们必须付出代价。”

“有道理，老哥。”国华长身而起，将湿狐裘往无影刀身畔一丢：“我下去给他们几分颜色涂涂脸。老哥你在此地坐山观虎斗。”

“你……你对付得了他们八个人？那芝兰秀士艺臻化境，剑术通玄，你……”

“老哥，你知道，我不是武林名人，名与利对我丝毫不起作用，打不赢我会逃跑，逃跑在我这种小人物来说，不算丢人。”

“可是……跑得了吗？”

“他见过小弟的轻功。”

“唔！第一流的……不，超特等的。”

“那就对了，老哥，在这种地方，这些人能拦得住我吗？”

“一千个人也拦你不住。但是，小心在意，小老弟。”无影刀诚恳地说。

“我会小心的，我不想找死，我还有许多大事未了呢，所以我有信心。”

目送国华镇定沉着消失在下面的树林内，无影刀感到一阵哀伤，不由长叹一声，大有悲老之已至的感觉，人老了，真的不中用了。

“自古英雄出少年。”他感到眼前一阵朦胧：“在江湖叱咤风云的无影刀，已经被无情的岁月所遗弃了。”

“大江后浪催前浪，世上新人我旧人。无影刀，你老了，老得躺到棺材里去了，何必还在人间现世？唉！”

最后一声苍凉的叹息，他掉下两行老泪。

他听到了些什么，吃惊地一蹦而起。

身后不足三丈，一株大树后踱出一个戴头罩的黑袍人，怪眼中的阴森玲电，令他不寒而栗。

不错，就是痛打他的那位黑袍人，那根山藤杖他十分眼熟。想起藤杖着体的滋味，他觉得，刚才忘了的浑身痛楚，突然痛得更厉害了。

“你没遵照在下的吩咐行事。”黑袍人一面接近一面说：“你刚才就有充分的机会，用无影刀杀掉他。”

“去你娘的吩咐！”无影刀咬牙叫：“我宁可杀掉我自己，也不会动他一根汗毛。”

“那你得死！”

“我已经活了六十七岁，早该死了！阁下，你也要死的，迟早而已，谁也逃不掉阎王爷生死簿上那一勾。不同的是，我无影

刀死得心安理得。”

“哼！”

“你不要哼。不错，我欠你一条命的债，但并不等于我必须用命来还给你。你上吧，我无影刀要在搏斗中死亡，这是武林人最好的归宿。”

“唔！你倒是很有种。”

“我无影刀就是没有种，所以才躲避飞天夜叉并绛红，贪生怕死躲在九江做剃头匠，阁下不必讽刺我。

“唯一聊可告慰的是，我无影刀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怎么死。”

山藤杖突然升起，点出。

无影刀一咬牙，向点来的杖影冲去。

杖影像然消失，对面的黑袍人也一闪不见。

他有四把无影刀，有三把已经飞出。

以往，他从不使用飞刀，仅贴身攻击用刀杀人。今天，他存了拼死的念头，六寸小刀几乎同时掷出了三把。

最后一把是准备留给自己的，隐藏在右掌心蓄劲待发。

三把小刀全部落空，他感到心向下沉；

“你的确有种。”黑袍人出现在他的右面；

“谢谢夸奖。”他苦笑，右掌一张，将晶亮的狭锋小刀抛了一匝：“才夫耄矣！美人自古如名将，不许人间见白头。假如西子王嫱活到八十岁才死，鬼才相信她们会是倾国倾城的绝世美人？英雄豪杰也一样，就算他是天下第一好汉，等到他活到八九十岁，年才气力衰，屙尿滴湿鞋，讲话流口水，咳嗽屁又来；那时，谁还会相信他是个可令天地变色的大英雄？无影刀老了，这几天可说尝尽了老年失势的痛苦，再无颜活下去，必定会为可怜的笑料，要命你就拿去吧！但你必须杀掉我。”

“我偏不杀你。”黑袍人嘿嘿怪笑。

“你想要我用这把刀自杀？”

“你自杀吗？”

“不，还没到时候。”

“到时候你还能自杀吗？”

“能的，阁下。”他掌心藏刀，露出近脉门的锋尖：“轻轻一点，腕门必断。但这时候，我可能会咬你一口，也可能割你一刀。”

“你少臭美，要杀你，我早就一杖打杀了你啦！”黑袍人坐下了，语气中有嘲弄意味，但没有凶兆：“坐下来，看看下面的人谁死谁活。”

“你……”无影刀一愣。

“先去把你的刀捡回来。”黑袍人说，从腰袋取出一颗灰白色的丹丸抛过：“这是最好的，千金难求的百转九还丹，半盏荣时分，你身上的痛楚就会消失了。”

“我不相信你。”无影刀举起丹丸玲玲地说。

“老匹夫你以为你是什么人？是活宝吗？”黑袍人跳起来大骂：“你这种老废物早就该死了，还用得着在下来怜悯你？用得着用毒丸来计算你？呸！丢过来。我宁可用这宝贵的丹丸喂狗。”

“别骂别骂。”无影刀笑了，剥开丹丸的蜡衣：“我想，你的年纪也不小了，怎么还这样暴躁？”

“哼，岂有此理。”黑袍人坐下了。

无影刀吞下丹丸，去把三把小刀拾回，走近黑袍人坐下，目光移向山下。

“你敢坐？不怕我突然制住你？”黑袍人狠盯着他说。

“你说得不错，用不着用毒丹来计算我。”无影刀笑笑说：“我有自知之明，在你这种可怕的高手面前，想自杀的确不是易事，你随时都可以制住我。”

“你明白就好。”

我坦白告诉你，你要我为你卖命都可以，但要我计算那位小兄弟，办不到。”

“我想过了，不用你去杀他。”